

文藝創作叢書



矯 福 純 等 著

海上風暴

文藝創作叢書編輯委員會編

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

文藝創作叢書

海上風暴

矯. 福純等著

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

——文藝創作叢書編輯委員會——

主任委員

馮雪峯

于伶

巴金

王統照

李俊民

胡風

柏山

夏衍

夏征農

徐平羽

黃源

陳白塵

陳學昭

靳以

葉籟士

賴少其

魏金枝

目 錄

海上風暴·····	矯福純(一)
回來以後·····	錫銳(三)
漂海回隊的戰士·····	閻吾(四)
臨危不屈·····	解瑞祥
附：百折不撓的共產黨員——陳善·····	張麟(四)
	徐剛(五)

海上風暴

矯福純

是去年十二月五號的上午，解放軍某部在某地海邊進行航海演習的部隊，發生了一件驚人的事情。

習慣興風作浪的××灣，暴風呼呼地叫，巨浪翻滾着，太陽像蒙上了一層黃紗一樣的暗淡。某團九連的戰士們，在高文賓連長率領下，迅速地分別乘上三隻船。爲了解放台灣，完成中國的最後統一，他們又日夜地飄蕩在怒濤澎湃的大海中，藉以熟悉水性，掌握新的航海本領。戰士們

坐在船艙內，觀望着波浪滔天的驚險情景，不但沒有一個畏縮的，相反，個個精神昂揚，鬥志煥發。一排副謝亭祥興奮地說：『今天誰能不暈船，打台灣保險沒問題！』船在海浪中顛簸前進，艙內快活的時輕時重的歌聲，快板聲與風浪的呼叫聲，匯成一支海上英雄的交響曲。

高文賓帶着一排的這隻船，跑在最前頭，帆篷飽孕着海風向深洋疾進。他拍拍水手趙錫成的肩膀：『小趙，這樣大的風浪，有把握嗎？』小趙的情緒像大家一樣高，心想：『他們不懂水性的人，都這樣大膽，我駛過七八年航船的行家怕什麼！』因此他斬釘截鐵地答道：『連長放心！船走八面風，出了事找我！』高連長放心地點了點頭。

船至深洋，突然暴風愈大，帆篷被颳得東倒西歪，海岸疾速地遠離開去。艙內因大部人已暈船，歌聲已漸停止；連長跑到趙錫成面前說：『馬上往後開！』那知趙錫成這時也已顯得手忙腳亂，口中只是『嗯，嗯，好好，』手却一點也使不上勁；他的臉色已嚇得發黃。現在這隻船完全失去人力的掌握，而聽命於風浪的擺佈了。

連長看看二、三排那兩隻船，因在後面緩駛，見風大已避向××島；但此時的他們，連想靠避

一個島，也已不成。高連長像褲襠內起了火一樣地着急，眼巴巴地看着自己這隻船隨風逐流地向深洋飄去。

晚上，『九連連長高文賓帶着一排的那隻船，共四十二個人被暴風飄走了』的報告，一直到達了團部、師部、軍部。

此後，團、營派船到處尋找，連續找了七八天，沒有一點結果。一般的估計：『完了。』

這一事件，震動了各級領導。我們的軍隊，在戰場上，爲了消滅敵人爭取勝利，所付出的必要代價是從不顧惜的；但在不需要犧牲的時候，誰擦破了一塊皮，作首長的都心疼！

營長孫光儉，常在夜間跑到環海公路上，燃起一堆堆的火，他面對着滔滔無際的海洋，嘆息着：也許他們還活着……頂好能飄到一個島子上，沒有敵人……有老百姓……可是十幾天了，他們吃什麼？怕餓也餓死了。他回家躺在鋪上，翻來覆去睡不着，一個個熟悉的面孔，在眼前復活起來。四十二個活蹦亂跳的小夥子，他們都是好戰士；高連長，趙排長，張排副，謝排副，齊喜千……他們都是在戰爭中考驗了的英勇戰士。爲了解放台灣，他們日日夜夜苦練在海面上，衣服幾乎

經常是濕的，裏面的汗水向外滲，外面的海水向裏浸，……打台灣還未撈着參加，就這樣的完了？多麼痛心！

一排的宿舍，原封未動，鋪草、鋼盔，都很整齊地放在那裏；牆報還在那裏飄蕩，那上面還留着他們許許多多問答、挑戰、計劃、表揚……他們的標語口號上依然如新：『積極練兵不怕苦，解放台灣立功勞！』但物在人不在，戰友們看着這種景象，都深深懷念着生死存亡未卜的同志們。

對此事，支部、營委、團委，都作了深刻的檢討，表示願受上級的處分，並保證以後再不發生這種事件。

※

※

※

一排在海上，這天風越颳越緊，站在船上連眼也睜不開，不小心帽子就要颳飛。風捲浪花，飛濺起一串串的水珠，像雨點一樣，打到船上，打到水手的臉上。丈多高的浪，把小船騰到空中，像推上了山頂；浪過去小船直沖下來，又像被吞進了水井；失去掌握的船在風浪中任其震動搖晃。一排絕大部份同志暈倒了，有的飯水吐乾了，吐尿水，尿水吐空了，吐血餅子，船艙內充滿一片悶熱。

的腥臭味。不暈船的也嘔吐了。

機槍班戰士王文戰忽然報告：『中艙破了個洞！』正在暈得昏頭脹腦的謝排副，一聽高蹦起來；一看，拳大的洞，水像鞭桿一樣直沖進來。他急中生智，拔掉鞋子把一隻赤腳插了上去，並叫另一個戰士用飯盆趕緊往外屙水；喘了幾口氣才說：『趕緊想辦法，我的腳不能老當塞子用。』共產黨員的責任心使他像被釘在那裏一樣，一動也不動。連長、排長都一時想不出辦法來。棉花是堵不住的，不言不語的張排副，東望望，西瞧瞧，看樣毫不焦急；謝排副急得腦袋都跳高，看看老張這種自在態度，真是有點冒火。謝排副用腳堵着破口，船飄走了約二十多里了，辦法還是沒有想出來；他的腳麻酥酥的，幾乎失去知覺，確實變成了『肉塞子』。

到底是張排副捫出了點子。有了急事，他從不慌張，總是自己不聲不響地捫；他把一隻鎚頭的棒搞了下來，纏上棉花，釘了下去，才把老謝的腳替換出來。謝排副從心感激地說：『虧你老兄把我解放了。』

風浪有強無弱，連長命令拋錨。浪從老遠的地方就惡狠狠地奔來，猛撞到船幫上，嘩的一聲，

便開了花，如同彈片，四方飛濺；只要這樣一顛，艙內便跟着呼呼地嘔吐一陣。不久錨繩便折斷了。像斷了梗的荷葉，只好讓它飄吧！

高連長自己知道船是十分危險的，四十二條命，隨時都有犧牲的可能；危難焦急的重擔他只讓自己挑，而決不叫戰士們知道。在危急情況下，指揮員的沉着就是力量。高文賓坐在船上抽煙，一袋接一袋，有的戰士一會伸頭看看連長，便放心地躺下；再看看連長，還在抽煙，於是他們都安心地躺下。

黃昏，船飄到一個孤島。

謝排副帶領四個人搜索的結果是：全島東西一里長，南北百米寬，兩個山頂，四面陡壁，只兩條通路，一戶人家父子二人，二畝地瓜……連長命令張排副帶三班看船，今晚買一頓地瓜吃，待明日風平回隊。

他們正要吃飯，忽然響起了槍聲。機槍班首先發現，在南面二里以外有一隻敵船在向島上打機槍；他們沒等命令，一頓機槍把船打跑了。連長根據情況判斷和從老百姓口中瞭解，知道這

個島離敵人很近。

張立學排副奉命帶三班加一挺機槍到東面山頭露營，擔任警戒。船上帶的四條破被，他們分到一條，在一個兩面遮風的地方膀靠膀坐下來，十個人把腿伸在一起，蓋上那條破被，張排副坐在最外面。風浪月夜，露營在荒島上，這還是首次。四七年在山區打敵人時，曾露營過高聳雲霄的沂蒙山；四八年在平原打敵人時，曾經露營過雪花紛飛的淮海原野；如今把敵人趕上孤島，我們……三年的戰鬥歲月，這種露宿風餐的生活，真是習以爲家常便飯了。

十個人緊緊擠在一起，那條被根本解決不了問題；有的就乾脆把腿插到別人腿底下取暖，一個插一個同壕木柴一樣架成了腿架子，架在最上空的凍醒了就把腿換到最底下，輪流着把腿當被蓋。

一夜平安無事地過去，第二天早晨正要走，突然發現船受海水和礁石的撞擊，已破爛不堪。這是一件最大的不幸，連長悔恨自己麻木大意，未注意船的保護，怎麼辦？除了暫住在島上，目前第二條道路是沒有的。要駐在這裏問題就多了：吃飯、睡覺、敵人的攻擊、部隊思想的掌握……但

在每個革命戰士心中，永遠有這樣一個堅定的信念——共產黨的隊伍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，我們一定要勝利。

幹部們根據實際情況，估計是有辦法的：第一，敵人再來攻擊，誘其登陸，殲敵奪船；第二，山上有老百姓，絕不能獨存孤島，一定有民船來往；第三，上級一定要找。然而一致的意見，認為這些僅是希望，還必須向最困難處着想。

隨着新環境與新情況的需要，組織形式，幹部分工，工作任務，不得不暫行改變。砲組變炊事組，伙食是最大的問題之一，由排長親自掌握。機槍班分成三組，附給步槍班，分三處駐紮。老百姓的小茅屋作伙房和總的指揮部，其他每班搭一草棚。

排長收起了全排的洋火，自己保存。當晚便開始吃稀粥，由三分之一的地瓜絲摻三分之二的地瓜葉，加水作成，以後每天兩頓。

戰士們在放哨也好，在摘地瓜葉也好，時時刻刻都張望着西北方向，因為那裏是『家鄉』，『家裏』的船要從那裏開過來。偶而在水平面上發現一隻帆，也常常引起一陣狂喜，但它們都

很快地消逝了。

三天過去了，我們的船、民船、敵人的船都沒有來。個別戰士的情緒也有些波動起來。

第一次臨時黨的支部委員會在第三天舉行了。會上決定號召全體黨員學習模範共產黨員陳善同志的百折不撓精神，發揚紅軍長征的艱苦奮鬥傳統。在黨員大會上提出響亮的口號：「陳善同志一條腿，在徂徠山堅持一年多；今天我們四十二雙腿堅持不到勝利嗎？紅軍吃皮帶渡過了長征，我們今天喝稀飯還不能熬過困難嗎？」每個共產黨員，都深深知道，這是考驗自己的時候了，同聲表示：堅決擁護支部決議，團結羣衆，堅持到勝利。

『它還可以吃一天呢！』機槍副射手指着機槍的轉帶說，大家都笑了。

第四天，哨兵報告正東來了四隻船，看樣像敵人；各班都進入陣地，準備戰鬥，連長告訴大家：『敵人不登陸誰都不准打槍，一定要繳獲幾條船。』四條船在離島二里多的地方停止了，從島上望去，像漫畫一樣，船頭上幾個破兵揮舞着一塊破藍布，不仔細看並看不出是一面匪黨旗；他們亦不打槍，吹起委實難聽的破號，那號兵簡直就不是在吹號，而是在吹破銅。有幾個人在船上

唧唧哇哇地亂嚷，誰也聽不懂喊了些什麼。過了一會，敵人從船上扔下了個什麼東西，接着上去兩個人踏着向這邊游來；傍靠岸，被排長一槍指住：『不要動！』他們搖着一塊白布直喊：『勿要打阿拉是來救條的！』連長說叫他上來，一看是兩個被匪軍捉去的水手。他們帶來一封信，是這幫土匪寫的，連長拆開一看：『……你們不投降就餓死啦！過來每人可官升三級；……否則我們將打電報給總統，派機艦來殲滅你們。』連長認為必須將敵人引誘登陸才行，於是叫謝排副和懂本地話的戰士小吳去喊話。他倆出面招呼了：『快來呀！阿拉要條來救呀！來呀！……』招呼了半天，敵人不敢進前一步。謝排副垂頭喪氣回來問連長：『叫他來，他們都不來，怎麼辦？』他又建議：『給我兩個手榴彈，坐着木筏去，去找這些屎養的！』連長說：『那是拿肉打狗！』

敵人除了看到我們兩個人以外，再什麼也沒見，實在也不知空城中有多少兵馬，猶豫了半天，覺得似乎大有危險，於是便掉頭竄走。

從兩個剛來的水手口中，我們瞭解了是土匪黃八妹子幫，在東面離此七八里路的島上，有八十多人，十九條船。敵人送來水手乘的木筏子，大大啓發了我們創造木筏子的信心。於是領導

上決定自做木筏，派人送信。

※

※

※

這家老頭和他的兒子，初看見來了這隊兵，像看見常來的土匪一樣地嚇得哆嗦起來。

他們根本不懂得什麼『國民黨』『解放軍』，在中國在世界所發生的巨大事變，他們都是茫然無知的。他只知道種二畝地瓜餵那十隻雞。近半年來，土匪鬧的更兇，他們口裏稱什麼『國軍』，來了連鋪了好幾年的一牀破蓆和破鐵片也搶，老頭和兒子，把十隻雞兩罐米及所有較高貴的財產都藏了起來。

這幫兵頭天晚上只說買地瓜吃，並沒要米和雞，老頭很奇怪，偷偷地問兒子說：『吃地瓜還給錢啥的？』老頭和兒子擠在牀上哆嗦了一宿，他們牀上還擠上了個兵。

傍晚天，老頭問兒子：『得找當官的說幾句好話，別叫他的兵搶東西。』天不亮，睡在草堆裏的兵便起來了，推推牀上那個兵：『連長！還煮地瓜嗎？』兒子悄悄說：『喲！牀上這個是連長！』老頭說：『什麼連長？』兒子說：『連長是能管幾百人的大官。』天亮後，那個連長很客氣地對老人

說了許多話，老頭大部份沒聽懂，兒子聽懂了一些，知道這個連長是個好人。

第二天，老頭到屋外看了一下，那些兵都睡在露天裏，連被都沒有，見了他都喊：『老大爺，這是什麼島？』他的腰直躬：『××島！呵呵……』他看了所有的人，不但沒有一個人對他瞪眼的，每個人都和氣可親，他想：『官好兵就好，這都是些好人。』

可是後來，他看到這些兵一點也不想走，像看好了這個孤島一樣，父親和兒子着急了；他們不搶好，可是這樣再吃下十天去，一年的食糧就完了！父親和兒子在連長面前都哭起來了，連長說：『老大爺，我們不是願意住在這裏，實在因為我們船破了沒有辦法，將來我們一定能回去，那時候我們還你大米！』

老頭和兒子恐怕這四十多個人再住下去，一切能吃的都要吃掉，於是他把藏着的魚都拿出來自己吃了；他們倆像豁出去了一樣，不要命地吃，吃完了就坐着哭。

這些兵，對於他們這種舉動，並不干涉，每天大家都愉快地喝着稀飯，而他倆却在吃着地瓜，有時甚至還有米飯。逐漸地老頭和兒子感動了，他們覺得天下為什麼有這樣的好人？手裏拿

着鋼槍而一點也不去搶人家的好東西吃，甘願受苦。於是老頭和兒子停止了大吃大喝。連長仍叫他們吃熟地瓜，簡直像一家中的兩位太爺，戰士稱他們爲吃『保健飯』的。

老頭又悄悄告訴兒子：『這幫人太好了，心善的人定能得救，老天爺保佑他們！』於是老頭經常禱告上天，他相信連長告訴他的話：『一定能得救！』他知道他們得救後不會忘掉他爺倆。這期間曾來過兩次土匪，都叫這幫兵一頓槍打跑了；此後土匪常來騷擾，可是不敢上島。老頭知道了這幫人了不起挺厲害，可是他想：爲什麼這幫人對土匪這樣厲害而對老百姓這樣老實呢？他和他兒子考究了半天，最後終於明白了：他們的槍是打土匪的，不是打老百姓的，他們是救老百姓的兵！

後來，老頭很愛跟連長和那些做飯的兵談話，幾天來他知道了好多新的事情：什麼『解放軍』『共產黨』『毛主席』……尤其使老頭奇怪的：有次一些『官』在小屋『開會』，連長又提到『毛主席』；他看見所有的人都像在病中想起了媽媽一樣，臉團都紅了起來，所以他斷定毛主席一定是一個更好的人。